

▲ 周其 散文作品

晨光里的三角梅（外一篇）

厂门口小摊区的云吞，被同事小黎日日夸赞。听多了，我也动了心。平日不喜欢路边摊的我，今晨特意早起，循着香气寻去。

晨光熹微，停车场旁的小推车整洁明亮。推车上的油面、水面、凉皮、云吞排列整齐，摊主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妇，系着白围裙，笑意盈盈。她热情地招呼我：“想吃点儿啥？”我点了一份云吞。

摊边的两张小桌旁，已有几位顾客在静静等待。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云吞便端上了桌。红油浮汤，辣香扑鼻，几粒油炸豌豆点缀其间。这个味道猛然唤醒我的记忆——家乡的红油，母亲的手艺，瓷碗里热油浇下时的滋滋声响。

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会儿，我与老板娘闲聊了起来。

“你这小吃的味道真是湘味十足，吃起来像家里的味道。”我由衷地夸赞。

老板娘笑着点头，眼角弯出了细纹。

“老乡是邵阳的吗？”我问。

老板娘回答：“是隆回的。”

“生意还不错吗？”我又问。

她笑了笑，说：“每天能赚个一百来元吧。”

这个数字在当下不算高，为何她愿意做呢？

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她语气轻松地说：“主要就是照顾孩子方便。”她还对我说，辣椒、姜蒜、菜籽

油等食材是从隆回老家带来的。每日凌晨，她踩着三轮车去大巴车停靠点取货，清晨出摊，午后接孩子，晚间辅导孩子功课。

“孩子嘛，还是得多陪陪。钱，可以慢慢赚。”她的笑容轻轻柔柔，话语清清楚楚。

听着她的话，我心中不禁泛起敬意。一个女人，一边经营小吃摊维持生计，一边照顾家庭，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她那双灵巧的手不仅包出一只只玲珑剔透的云吞，更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正当我细细品味时，一声突如其来的吆喝打破了这份宁静。

“老板娘，来份云吞！”只见一位彪形大汉风风火火地坐下，一边用脚挪开挡道的袋子，一边自己倒茶猛喝。他汗津津的背心，结实的胳膊，彰显着男子的气概。他穿着一条旧牛仔褲，褲脚沾着不少黄泥和锈斑。

彪形大汉好似没有察觉到旁人的目光，老板娘刚端上云吞来，他便狼吞虎咽吃起来，几口便吃完了，还举起碗“咕咚咕咚”地把汤也喝了。他一抹嘴巴，冲我笑。嘴巴再一抹，他问老板娘：“多少钱？”

老板娘说：“一碗云吞八元钱。”

彪形大汉从兜里掏出乱糟糟的纸币一张张摊开来数，只凑出五元钱，不好意思地轻声对老板娘说：“还差三元钱，下次给可以吗？”

看到彪形大汉那窘迫的样子，老

板娘说：“三元钱，没关系的，不用给了。”彪形大汉憨憨地冲我们一笑，扛起口袋便走了。老板娘轻声对我说：“这种事常有，他们也不容易。”

她的话语朴实，却让我心头一热。在这个城市里，有人靠汗水养家，有人以善意度人。她的云吞摊，不仅是一份生计，更是一扇传递温情的窗口。

远处，停车场旁边那株三角梅开得正盛，一丛丛的花朵挤挤攘攘，争奇斗艳，映红了她的脸颊。

我们又聊了几句，原来她和我一样，从湖南到东莞，久居多年。

锅里的云吞仍在翻滚，她双手翻飞如蝶，包馅、下锅、盛碗，像在跳一支生活的舞。

我忽然明白，幸福在于用心过好每一天。她用一双手、一口锅、一碗云吞，撑起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们不再是漂泊的过客，而是归人。我心安处，便是家。

一分地，三代秋

八月的阳光，毒得像火，连风都带着灼热。

柏油路上蒸腾着热浪，电动车飞驰而过，卷起一路尘烟。我载着妻子和孙子，汗水早已浸透衣背。半个多小时的奔波后，终于踏进老屋。我推开门，一股清凉迎面扑来。

屋后那块一分地的花生，在酷暑中静静生长着，叶片泛着灰绿，沉默

地等待着收割。

母亲早已在屋中等候。见我们回来，她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笑得温暖又慈祥。她说：“明天可以挖花生。”半个月没下雨，土地干硬如铁，根本扯不动，只能挖。我心头一沉，那一小块地仿佛成了压在心头的石头。

次日清晨，天未亮，我就醒了。蹑手蹑脚起身，我怕惊醒熟睡的孙子。妻子也醒了，我们轻声细语，仿佛怕惊扰了这清晨的宁静。

推开门，晨雾未散，露水沾湿裤脚。菜地边，南瓜藤蔓与花生藤缠绕在一起，像一团乱麻。我举起锄头，正要清理藤蔓，却被母亲轻声叫住：“别把瓜藤勾死了。”我停下，妻子走过来，一根根梳理藤蔓，动作轻柔，像在照顾婴儿。妻子说：“南瓜藤嫩，炒着吃，味道好。”

我挥动锄头，对准花生藤的根部，一下下挖着土。花生根扎得深，土又干，每一锄下去，我的手震得发麻。汗水从额头滑落，滴进泥土，瞬间被吸干。一株株花生被掘出，根须间缀满果实，像孩子的小手紧紧攥着希望。母亲蹲在一旁，一边摘花生，一边絮絮说着家常，声音沙哑，却满是欢喜。

她说起我小时候，家中三块地都种花生。每次扯花生时，她都带着我们三个兄弟，她扯藤，我和两个弟弟摘花生。烈日当空，我们在田间搭伞遮阳，虽晒得黝黑，却其乐融融。二弟总说晒得难受，常常借着打水的借

口躲懒。

突然，身后传来哇的一声，三岁的孙子醒了。孙子赤脚跑来，小脸上写满了好奇，伸手想摘花生，却不慎摔倒，脸上沾了土，眼眶一红就要哭。母亲赶紧抱起他，哄着：“乖，去旁边玩。”

我们三个人继续劳作。妻子割藤，我掘土，母亲收花生。锄头起落，汗水浸透衣衫，腰酸背痛。

我蹲下歇息片刻，抬头望天，阳光刺眼，晒得人头晕目眩。母亲递来一碗凉水，我没说话，接过一饮而尽，仿佛一口饮下了整个夏天的清凉。

三个小时后，那一分地终于掘完。花生藤堆在地头，像一座小山。母亲摘完最后一把，直起腰，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用竹筐将花生装好，刚好一箩。洗净泥沙，扛到水泥路上晾晒，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撒了一地的珍珠。

傍晚，夕阳西下，天边泛起红霞。我把花生收拢。风吹过来，带着泥土与花生的清香。我坐在地上，望着这一箩花生，心里忽然轻松。一天的劳累，仿佛也被晒干了。

孙子跑过来，拉着我的手，仰着小脸问：“爷爷，明年还种花生吗？”我笑了，摸摸他的头，说：“种，明年还种。”

屋后那分地，不大，却盛满了汗水与笑声。它不只长出了花生，更长出了亲情、回忆和生活气息。

幕影流年

刘绍泉

对于出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最难忘的童年记忆，大多留在乡村的露天电影里。那一方白幕、一束光柱、一片星空，成了一代人最温暖的精神故乡。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清新甘甜。

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那时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一本小人书、一场露天电影，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每当放电影的消息传来，整个村子都像过节一般沸腾起来。孩子们奔走相告，欢呼声在街巷里回荡。只要看见放映员把三只绿色的电影箱子放在晒谷场，我们便雀跃不已，顾不上吃晚饭，扛上小板凳，争先恐后去占位置。

没有礼堂，没有座椅，天地便是影院。两根木杆撑起镶着黑边的幕布，用绳索牢牢固定在空地上，在暮色中静静等候。天色渐暗，幕布前早已人头攒动。劳作一天的乡亲们，卸下疲惫，满怀期待地聚拢而来。

最前排是疯跑的孩子，或坐砖头，或垫布鞋，叽叽喳喳闹个不停；中间是长辈们，早烟火星在暗处熄灭，烟草味混着泥土的气息，温和而安详；后排站着年轻的男女，姑娘辫子乌黑，小伙精神干练，还未开场，已是一派热闹景象。

放映机调试完毕，一道光束划破夜空，射向幕布。调皮的孩子在光束前挥手，幕布上便映出夸张的影子。当激昂的进行曲响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字幕出现，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没有人维持秩序，所有人都沉浸在光影之中。

我们跟着剧情或喜或悲，或激动或动容。英雄出征，我们心潮澎湃；战士牺牲，我们热泪盈眶。清风掠过田野，放映机轻轻转动，那声音温柔又安心。换片时的短暂交谈，散场时的意犹未尽，都成了那段岁月里最动人的片段。

那时，放映的多是革命战争片，《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一部部经典，照亮了我们的童年。电影里的英雄，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更是孩子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大家用木头、铁丝做成手枪，以土块为手榴弹，在村口玩着打仗游戏。一场电影，足以成为一整年的精神食粮。

至今，我仍记得一个夜晚，村里连放《上甘岭》和《苦菜花》。当《我的祖国》旋律响起，全场的人心潮激荡；当剧中百姓为革命舍身赴难时，乡亲们无不潸然泪下。妇女们轻声抽泣，孩子们默默流泪，就连刚强的汉子也悄悄抹着眼角。那朴素的哭声，随着晚风飘向夜空，写满了一个时代的善良与淳朴。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露天电影是最珍贵的精神滋养。它让我们走出乡村的狭小天地，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在懵懂中懂得了善恶是非，种下了勇敢、正义与家国情怀。

时光匆匆，岁月流转，露天电影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如今影院豪华、影片丰富，我虽依然爱看电影，却再也找不回当年星空下的那份激动与欢喜。再也没有那样一群人，同坐一片夜色，共赏一方银幕，同悲同喜，同声同气。

远去的是露天电影，留下的是一整段温柔的流年。它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一代人的乡愁，更是刻在心底永不熄灭的光。那些被光影照亮的夜晚，那些纯粹而滚烫的感动，早已融入血脉，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收藏。

幕影虽远，记忆长存。那段朴素而温暖的时光，永远在岁月深处，明亮如初，温暖如初。

等一个重音敲响自己（组诗）

紫薇

最完美的秋

一片落叶退场
托举风吟唱
多情与无情之和声

鲜明，澄澈
浮动在晨昏一抹淡淡边际
阴暗彼此交汇
混沌确定了方向

空白与真实
开始于甜蜜腐烂
还给泥土的秘密
隐藏在一枚果核里

为光阴的存在
我们迎接时间之目光
渴望完整

竹节草

一抹纤柔的绿意
从匍匐，到被春风浅淡命名

根脉里住着寂静
欢喜何时爬上叶尖晨露
遗忘，拂去了什么
记忆停于茎节微光里

身影，属于早春
低处更低的低
延伸是未醒的梦
每道竹节都在疼痛中
向往远方

一脉清透
约定似有若无
于此处
在彼处

在乎与放手

指尖在杯壁烙出红印
水汽攀上杯口

在乎是心海满满的月光
放手是山峰散尽的云雾

灼热与清凉的吻痕间
书页被茶香冲淡

莫问微愁因何
所有握紧都是无情
那片烫伤的云
已飘成柔软的平安

为同一种寄托
最深的自由是以全心降服
换成转身的光

一些足迹散落在

那串步履走向深秋水岸
沾着桂香犹豫
芬芳在足尖流淌成银白
一步如云影徜徉，一步似露珠
凝住

倒影照亮抉择岔路
飞鸟衔走方向
月光试图吻遍沙印
湖水已把故事还给深海

或许该任它们静静漂浮
遗忘是第九条路
数到多少重
脚印里听见霜降轻叹

痕迹在时间里
渐渐柔化
银杏叶
那年夹进诗集

夏荷

花影，泊在水波上
一千个午后
静守，或是最温柔的停驻

光与影细细相融
时间在叶脉中轻移
存在是莲心递出的暗香

形容凝作清露
剔透又空蒙
似谁转身而未落的晶莹

蝉吟沁入的何曾是寂静
一池幽香
又染了罗裙新梦

浅秋诗行

风缓缓移动
慢镜头驻足在印象派油画里

一片落叶压弯了法语动词变位
麦田气味的吻痕越来越浓
西洋笔法迷失在东方意象中

青果在枝头握住的夏天
并非英语未完成时态
生长摆动在介词与主谓之间

一次呼吸，一次眨眼
异国友人说起凋零、虚无
袖间涌入欲言又止的香

两本词典在节气里对视
长出不同本色
落叶在她书页中翻出释义
我眼底埋着的枫红
已长出

谁，抚过琴键

像不具形的悲喜
不停变换着玫瑰香

记忆是身体里的一种搁浅
无悔对它失眠

回车键模糊不清
终将不是琴声的黑白分明
手已静止
琴键似乎还在演奏

谁正抚过琴键，抚过存在
还是时间

牵牛花

淡紫，在画布上初醒
丝绸凉意漫过晨光
这易碎姿态
绽放一场
趋近凋零的静默

甜，先于形状消散
泥土收还租借的色泽
枯萎无法攀援
虚空里如何延长

凝视成为最轻的抚摸
疑问渗入格丽克诗行
花影重过花瓣
沉落，可否永恒？

